

[古巴]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著

# 古巴革命战争 回忆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

〔古巴〕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著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rnesto Che Guevara*

**REMINISCENC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

Translated by Victoria Ortiz

Monthly Review Pres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1968

根据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与伦敦乔治·艾伦  
和昂温出版公司1968年英文版译出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

〔古巴〕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著  
英译者 维多利亚·奥蒂兹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字数 193,000

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统一书号: 11171·77 定价: 0.83元

内部发行

##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每月评论出版社就格瓦拉所写的回忆古巴游击战争的文章及其他文章编辑而成的。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古巴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1954年，他在危地马拉参加了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1955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卡斯特罗，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地下游击队，随后参加了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斗争。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格瓦拉历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等职。1962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现在的古巴共产党）成立，他任书记。1966年，他亲自到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以失败告终，于次年被玻利维亚政府杀害。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关于古巴游击战争的文章，兜售他的所谓“游击中心”思想。这些文章陆续在古巴《绿橄榄树》、《波希米亚》等杂志上发表。1963年，哈瓦那出版社收集了十九篇文章，汇编出版了《革命战争随笔》一书，为西班牙文本。本书系根据维多利亚·奥蒂兹的英文本译出。英文本包括三十二篇文章和一个前记，书名为《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本书主要是对古巴武装斗争史实的详细的描写，内

容包括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秘密组织游击队、“格拉玛号”远征、革命队伍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山区的战斗生活、下山后向哈瓦那进军取得胜利等等。绝大多数的篇幅是关于古巴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战斗生活的叙述。格瓦拉对于自己所亲历的战役，描写得特别仔细，往往涉及始战到战斗结束间的各个细节。书中没有人民群众的地位，只见少数几个“英雄”在活动；没有什么政治工作，只有单纯的军事行动。一句话，作者以总结古巴武装斗争的经验为名，用富于传奇色彩的笔调渲染少数“英雄”人物的单纯军事冒险活动，竭力宣扬所谓“游击中心”思想。书后还附印了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到1967年春“失踪”前在古巴当权时所写的二十六封信，这些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国际政治系、经济系的部分同志。限于水平，错误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1974年11月

“在我们的国家里，每个人都知道他注定要度过的这个光荣时代是牺牲的时代；他懂得这个意义。

“首先是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人，以及任何有战斗的地方的人，懂得这意义；后来，所有的古巴人也懂得这意义。古巴，美洲的先锋，必须作出牺牲，因为古巴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指出了彻底自由的道路。

“……真正的革命者受着热爱的强烈感情的推动。不可能想象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缺少这种品质。这里存在着也许是对一位领导人的戏剧性的大挑战：他必须把热情洋溢的精神和冷静的头脑结合起来；他必须毫不踌躇地作出痛苦的决定。

“我们的革命先锋队对人民和对最神圣事业的爱，必须是同样的那种不可分割的高尚的爱。一般人通常表现的那种有限的爱，他们是不需要

的。

“革命的领导人不能经常在他们的孩子身边听到牙牙学语的声音；如果革命要达到目的，他们的妻子也必须分担他们的牺牲。他们只能从革命的同志们中间找到朋友。对他们来说，除了革命之外就没有什么生活。如果他们要避开教条主义的极端、贫乏的烦琐哲学和脱离群众的孤立，他们就得有对人民的满腔热诚、正义感和是非感。他们必须天天战斗，把对活着的人的爱变成具体行动，变成动员的力量和榜样。”

切·格瓦拉

《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

## 目 录

|                  |     |
|------------------|-----|
| 从罗萨里奥到古巴·····    | 1   |
| 悼念切·····菲德尔·卡斯特罗 | 5   |
|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   | 21  |
| 序言·····          | 23  |
| “帕托霍”·····       | 25  |
| 革命开始·····        | 30  |
| 阿莱格里亚德皮奥·····    | 36  |
| 流浪·····          | 41  |
| 拉普拉塔河之战·····     | 50  |
| 因菲埃尔诺河之战·····    | 57  |
| 空袭·····          | 62  |
| 埃斯皮诺萨高地的袭击·····  | 67  |
| 一个叛徒之死·····      | 75  |
| 苦日子·····         | 80  |
| 增援·····          | 85  |
| 我们的战士坚强起来了·····  | 90  |
| 一次有名的会见·····     | 95  |
| 进军途中·····        | 101 |
| 武器运到了·····       | 106 |
| 乌维罗之战·····       | 113 |



|                    |     |
|--------------------|-----|
| 看护伤员·····          | 123 |
| 我们归队了·····         | 130 |
| 一次策划中的背叛·····      | 139 |
| 进攻布埃西托·····        | 146 |
| 利迪亚和克洛多米拉·····     | 154 |
| 翁布里托之战·····        | 158 |
| 阿瓜松林的第一战·····      | 165 |
| 一支痛苦的插曲·····       | 176 |
| 革命战士的士气和纪律·····    | 182 |
| 与匪帮作斗争·····        | 188 |
| 孔拉多高地·····         | 196 |
| 战争与农民群众·····       | 204 |
| 武装斗争的一年·····       | 209 |
| 阿瓜松林的第二次战役·····    | 245 |
| 卡米洛·····           | 254 |
| 总罢工,决战,圣克拉腊之战····· | 261 |
| 切的二十六封信·····       | 275 |

## 从罗萨里奥到古巴\*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于1928年6月14日夜里诞生在阿根廷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罗萨里奥。他两岁时开始受到气喘病的折磨，无法治愈，引起疲劳，经常感到闷塞；在医科学学校学习的整个期间，在马埃斯特腊的深山中和拉丁美洲的丛林里，他那喝哧喝哧的喘息声一直没有停止，回荡不已。

他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是土木工程师，爱尔兰家族的后裔；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是西班牙家族的后裔。他们决定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塞莉亚说：“埃内斯托在四岁时再也不能适应首都的气候了。他的父亲往往坐在埃内斯托的床上睡觉，因为切在睡觉时把头靠在他父亲的胸膛上，才能使气喘缓和下来。”埃内斯托的身体越来越坏；医生们说他的病很难治好，后来又说他必须换一换环境。

格瓦拉全家又搬家了。他们迁到了科尔多瓦，在那里，这个孩子的情况有了好转。病情减轻了。在跑遍了整个省以后，他们定居在阿尔塔格拉西亚了。

在这个长子还未到八岁时，格瓦拉夫人收到了教育

---

\* 这篇传略曾于1967年10月24日登载在古巴《格拉玛报》周刊上。

部的一封信，说七岁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还没有到任何一所小学去报名。

“我立即写了回信。我对他们关心儿童学习一事感到骄傲。我是他的启蒙老师，但是他因为气喘病不能去学校。他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时才正规地上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曾间断地去学校。他的弟弟和妹妹把课程抄了下来，他在家里做作业。”

随后到了进中学的时候，他每天和同学们挤乘一部很小的汽车到科尔多瓦去，驾驶汽车的就是塞莉亚·德拉塞尔纳。

他住在比利亚·尼迪亚，这是镇上的一个“较好的”地区。那时候的日子是欢乐的日子，经济繁荣的日子。后来情况改变了，他母亲不得不出卖她在镇郊的大农庄搬到城里去。埃内斯托则食宿在学校里，但是家庭开支却拮据得拿不出他零花的钱，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他已经是一个能够独立的、小心谨慎、对读书感兴趣、意志坚决的青年了。他以惊人的努力克服了他的疾病，并与他的弟弟罗伯托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参加了体育运动。他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塞莉亚、安娜·玛丽亚和胡安·马丁。

有些运动员今天还记得年轻的格瓦拉，他很有名，在阿塔拉亚体育俱乐部的人都知道他。有时他还得离开运动场去用他的哮喘喷雾器。对波德莱尔的诗<sup>①</sup>和对运动的兴趣使他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

<sup>①</sup>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他在1941年念中学的时候，与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现在是一位生物化学家——成了朋友，此人在三年后就毕业了。

1951年12月29日，他和格拉纳多斯开始了一次乘摩托车的长途旅行。他们决定沿太平洋海岸上溯而行。格瓦拉要周游大陆，去了解它，去寻找征服者来到之前就已存在的古代文明，去看看人民，去旅行，即使是徒步也是要去的。

1944年年尾，格瓦拉全家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埃内斯托继续上学了。他的同学们认为，由于他数学方面的才能，他会成为一位工程师；当他告诉他们，说他已经报考医科学校时，他们都感到惊奇。

在与格拉纳多斯去旅行之前，由于对麻风病和其他热带病的兴趣，促使他旅行了这个国家的北部和西部。有一次他曾经骑自行车跑遍了个国家。他徒步走过卡尔查基耶斯和安第斯溪谷，到过图库曼、门多萨、萨尔塔、胡胡伊和拉里奥哈。

格拉纳多斯和埃内斯托到达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后来他们又步行穿过了高地。“这给我们一个了解人民的机会。我们做些零活赚得几个比索，然后又继续上路。我们当过码头工人、门房、水手、医生和洗盘子的杂工。我们能剥土豆皮和作其他一些零活，我们一个取得了大学学位，另一个也有接近于医科毕业生的水平。”

他们到达了秘鲁，实现了访问麻风病人收容所的宿愿。格瓦拉还访问了马丘皮克丘，后来又到过秘鲁丛林的腹地，在那里，一个麻风病人收容所里的病人们修筑了

一条水坝，使得河流改变航道，把它引向哥伦比亚方面去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没有身份证和钱所引起的困难，一些荒唐琐事所招来的麻烦，都不断接踵而来。

格拉纳多斯回忆说：“在伊基托斯，我们是足球教练，挣了够买飞机票的钱。在波哥大，我们被驱逐出境了。”

学生们的捐款使他们能够旅行去委内瑞拉。阿尔维托留在那里了。埃内斯托搭上装满纯种良马的货运飞机到了迈阿密。他原来打算在那里呆两天，但却停留了一个月。他用钱非常小心，时间全花在公共图书馆里读书，只靠每天喝点牛奶咖啡过日子。

他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召募入伍，但是初审中被宣布不符合入伍的条件。他们通知说等他毕业时再召募他。

由于他的奇特的学习方法和罕见的才干和智力，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读完了十一、二门课程。他于1953年3月毕业，取得医生资格。他那时二十五岁，已经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暴政的积极战士了。他识破了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情况的骇人真相，深感痛苦，他决心为他们贡献力量。他决定回到加拉加斯去，格拉纳多斯在那里等着他。他打算在那里的布兰科角麻风病人收容所里工作。

因为不愿意向任何人借钱，他决定乘火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厄瓜多尔，里卡多·罗霍律师使他相信危地马拉是应该去看看的地方。他于1953年12月到达那里。后来他又到墨西哥去，在这以后就乘“格拉玛号”到了古巴。

## 悼 念 切\*

菲德尔·卡斯特罗

革命的同志们：

我第一次会见切是在 1955 年 7 月或 8 月的某一天。一天夜里——正象他在他的著作中回忆的那样——他成了“格拉玛号”的一个未来的远征队员，虽然那时候这支远征队既没有船，也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

切就是这样，与劳尔一起，成了“格拉玛号”名册中的两个最早的成员。自那时以来已经十二年了一——这是充满了斗争和历史意义的十二年。在这段期间，许多勇敢的和宝贵的人牺牲了生命，但是同时，在我们整个革命岁月里，也出现了从革命人民之中锻炼出来的一些杰出人物，在这些人和人民之间，出现了无法形容的感情和友谊。

我们今天晚上举行的大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表达我们对他——一个最亲密、最可爱，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最杰出的革命同志——的感情，表达我们对他以及同

---

\* 这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于 1967 年 10 月 18 日在革命广场追悼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的演说全文。英译文是古巴政府供给的。

他一起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以及对他的那支为革命谱写了光辉的和绝对不能抹煞的历史诗篇的国际主义队伍的感情。

切——他的朴直、他的性格、他的纯真、他的同志般的态度、他的个性、他的独创精神——使人们甚至在还不了解他的其他一些特有的和无与伦比的优点时，就感到他是那种能够立即受人喜爱的人。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他是我们部队里的医生。从此大家对他的友谊和热情一直都在增长。

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深刻仇恨和厌恶，这不仅因为他的政治觉悟已经相当成熟，而且也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有机会看到罪恶的帝国主义者通过雇佣兵对危地马拉进行干涉，使得这个国家的革命中途夭折。

象切这样的人不需要听长篇大论的雄辩。他只要知道有人肯拿起武器决心与这种情况作斗争，就够了；只要知道这些人是受真正革命和爱国的理想所鼓舞，就够了。知道了这些，就绰绰有余了。

在1956年11月底的一天，他与我们一起出发远征古巴。我记得那次旅行对他是很艰苦的，因为，在需要组织出发队伍的情况下，他甚至不能为自己准备必需的医药；在整个旅程中，他受到气喘病的严重折磨，无法减轻痛苦，但也从未出过怨言。

我们到达了，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行军，也遭受了我们的第一次挫折。但是，过了几个星期后，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格拉玛号”远征活动中幸存的一些人，又得以重新聚集了。切仍旧是我们队伍里的医生。

我们打了第一次胜仗，切已经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但同时仍是我们的医生。在我们打了第二次胜仗时，切不仅是一个战士，而且是那次战役中的最杰出的战士，第一次完成了一项在所有军事行动中能显示出他的风格的出色任务。我们的队伍继续发展壮大，我们面临了在当时特别重要的又一次战斗。

情况是很困难的。我们得到的情报在许多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打算在白天——拂晓——袭击海边的一个守卫力强、装备优良的阵地。敌人的军队在我们背后，不很远，在那种困难的局势下，有必要要求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

胡安·阿尔梅达同志承担了这一项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的一个侧翼却没有部署什么人——完全没有进行突击的兵力，使作战处于危险之中。在那时刻，还在担当医生职责的切，要了两三个人，其中一人带着机关枪，马上出发，迅速承担了从这个方面出击的任务。

在那时候，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战士，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医生，护理受伤的同志，同时还护理受伤的敌兵。武器终于缴获了，必须转移阵地，在各种各样的敌军骚扰下开始长途行军，返回原地；这就需要有人殿后和伤兵们在一起，切和他们留在一起了。在我们的一小队战士的帮助下，他照料他们，救了他们的命，后来又和他们一起重新加入了纵队。

从那次以后，他崭露头角，成了一个能干的和英勇的领袖，成了碰到困难任务有待解决时，不等人向他提出就去执行的那种人。



这是在乌维罗战役中的情况，但是在革命的最初几天，他就在以前不曾谈到的一个场合中有过同样的英勇行动。当时由于有人叛变，我们的小队受到了几架敌机的袭击，我们在轰炸下被迫退却。已经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我们才记起了一些农民战士的枪支。他们是在最初几次作战中和我们在一起，后来请假回去看看家里的。那时我们的军队在萌芽时期不是很有纪律的，因此我们想到枪支可能丢失。

我记得不等问题再提出来，敌机还在轰炸，切就自动请求这个任务，并且很快就把枪支弄回来了。

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乐意主动立即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对于一个不是出生此地而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士，一个思想远大的人，一个心里有着要在这个大陆的其他地区进行战斗的理想而又能如此专门利人、如此公正无私、永远愿意做最艰巨的事和经常冒自己生命危险的人，当然引起人们的钦佩，并且是加倍于寻常的钦佩。

这就是他获得少校军衔，以及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成立的第二纵队领导人地位的经过。他的威信从此提高了；他逐渐博得了一个伟大战士的盛名，登上了战争时期的最高职位。

切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士。切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领导人。从军事观点来说，切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非常勇敢，有超人的闯劲。作为一个游击队员，如果有致命缺点的话，那就是他具有超人闯劲的性格，具有绝对藐视危险的性格。

敌人以为凭他的死就能作出明确的结论。切是一个